

房子是租来的，

破灭的浪漫幻想

发帖的房东姓郑，是一名中年教师，她的房子位于海曙柳汀新村，60多平方米，三室一厅。

2013年5月，她通过中介将房子租给了3个姑娘。这是她第一次出租房子。而这也是租客任彩霞在宁波的第4个“家”。

小任是宁海人，90后，2011年毕业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，最早的租房经历从那年开始。当时她们在宁大附属医院实习，学校为她们在医院旁边租了房子，9个女孩住二室一厅。

她们还是像在学校一样住上下铺，虽然每天排队洗漱的等待时间很长，东西堆得连转个身都不方便，但每人每月200元的廉价租金，还有闺蜜间的说说笑笑，很快就抵销了种种不便。

毕业后，任彩霞考进了市第一医院，和另外3个小伙伴在医院附近找房子。

和许多职场新人一样，租房，是她们踏入社会的第一课。

医院附近的老小区，房源不少，一家房产中介的店门前，立在地上的广告牌上，密密麻麻写满了等待出租的房源。

她们一眼就看到了一套房子后面用红笔写的价格：2000元/月。算下来，平均每人每月只要500元，而且就在医院后门，拎

包入住。

中介是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，很热情，带着她们看房的时候，一直跟她们拉着家常。姑娘们转了一圈，一切满意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床太窄，希望能加一张床。

中介说没问题，马上就让房东配齐，然后，让她们交了定金。

钱一交，中介大妈眯着眼睛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你们都刚毕业吧？这房东也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呢！挺精神的。”

大妈暧昧的笑容让这些刚毕业的姑娘有些尴尬，虽说一笑而过，但总有些小心思，不可避免地心里跳了跳。

事实证明，有些桥段只可能在小说和电视剧里发生。真正住进去的时候，她们才发现之前忽略的简陋和粗糙：比如，人造革沙发呲牙咧嘴地露出了海绵，餐桌上的油漆掉了一块又一块，墙壁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点点霉斑……

当然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最重要的是，见到房东的第一眼，任彩霞和其他3位姐妹一样，听到了心里幻想泡沫破灭的声音。

这个看起来粗粗壮壮，说话却有点装的小伙子，是怎么也不可能和她们有什么浪漫交集的。

出租房里的幸福与烦恼

很多事情，无能为力，最终，也只能恨恨地说一句：“以后找男朋友，绝对不能找这样的。”

所幸，新找的房子还比较满意。有个大大的厨房，阳台外面，还有一个大大的平台。

“我们可以做很多好吃的，还能在平台上请同事们吃烧烤啊。”搬进去的那天晚上，她们兴奋得都睡不着。

可不久，窗外一个黑影闪过，把她们吓了一跳，兴致勃勃的聊天和诗情画意的想象戛然而止，谁也不敢吱声了。

后来，她们才发现，那个平台，是和隔壁一户共用的。晚上的那个黑影，就是隔壁家的男主人。

在平台上吃烧烤的美好愿望又破灭了。

那个平台上，常有陌生人走动，房间的窗帘就长年拉着。她们几乎不出去了，甚至洗完澡到阳台上晾衣服，也不敢只穿着睡衣。

“生命就像一席华丽的袍，爬满了像跳蚤一样的细碎烦恼。”这是小文青任彩霞的理解。

这并不妨碍她们对这个“家”的喜爱。轮到休息的时候，厨房里总是热火朝天，3个姑娘对着菜谱，热热闹闹地折腾出一顿顿青春盛宴。她们还买了个烤箱，隔三岔五地尝试做一些点心，那些甜蜜的味道是对自己的犒赏。

就这样又住了一年，她们搬到了郑女士出租的柳汀新村。

有心的房东和用心的房客

“你们怎么能问都不问就开门了呢？如果坏人进来怎么办？”这是郑女士第一次来收房租，和这三个姑娘初次见面说的第一句话。

开门的任彩霞有点紧张，因为她听说郑女士是老师，而她从小就怕老师。

郑老师诲人不倦：冰箱上不要放篮子，不利于散热；出门一定要把煤气关了；还有，你们女孩子，对陌生人真的要防着点儿……

虽然有点严厉，可听着听着，听出几分关切和暖意来。一个人出门在外，已经很少听到这样像母亲一样的唠叨了。

之后，这对房东和房客之间的交往，只是蜻蜓点水，郑老师几次来收房租，都只站在门口，后来就变成支付宝转账。

麻烦也不是没有，但都得到了解决。有一回厨房水槽掉了下来，郑老师没空，让她父亲来处理。任彩霞说，

看着老人家爬上爬下的，汗水湿透了衬衫，粘在背上，觉得挺过意不去的。后来，老人因病住院，她们还特意买了东西去探望。

冰箱也坏过，一插上电源就断电，修过几次，好了两三天又坏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她们下班回家，发现换了一台崭新的冰箱。

姑娘们也是细心的，刚搬家时，她们打算把两张床换个位置，搬动的时候，力气太小，床脚在地板上划了条痕，郑女士的母亲看到，有点心疼，虽然嘴上没说，但皱下的眉头还是被任彩霞看在眼里。第二天，她就从网上淘了一张粉红色带碎花海绵垫铺在地上。

顺着把窗帘也换了，她花了200元，在网上挑了一直喜欢的淡紫色遮光布，自己挂上。她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：柔和的灯光下，淡紫的窗帘和浅粉的床单真的很搭呢。一推门，满眼都是少女的脉脉温情。

接着，她们又养了几条金鱼，一只乌龟，种了几株风信子，一盆百合，整间房因此生机勃勃。

后来，其中有个女孩有了男朋友，搬出去了，只剩下她和好闺蜜李丹。两人常常是一个上白班，一个上夜班，很少碰到一块儿，任彩霞觉得有些孤单，于是养了一只猫，取名“雪梨”。

雪梨是个称职的伙伴，每每姑娘们下班，都会迎上来，舔鞋、蹭裤腿，撒娇卖萌。

因为三班倒，两人常常不能碰面，她们便买了块小白板。李丹上夜班前，在上面留言：“想吃什么？明天休息，我来做。”她第二天一早回来时，任彩霞已经上班去了，白板上画了一条鱼：“酸菜鱼，不过对你来说是不是要求太高了点？”

等晚上任彩霞回来时，热腾腾的酸菜鱼已经上桌，雪白的鱼片，翠绿的酸菜，鲜红的辣椒在灯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，馋得让人直吞口水。

小白板上，是李丹写的酸菜鱼的步骤，她骄傲地合上菜谱：“雕虫小技。”

有一回，郑女士来收房租，看到姑娘们的相互留言，不禁莞尔。“两人虽然都是要好的同事，但像她们这样相互体谅，融洽相处的还真不多。她们真的是在用心地过日子，把这里当自己的家一样。”



这是一个平淡而琐碎的故事。

有人用一句话就把整件事概括了：“房客搬走之前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房东晒图点赞。”

事情很小，可房东晒帖的点击量达到了2万多次。上星期，甬城部分媒体以中国好房客为主题，对此事进行了报道，这件看似很小的租房事件持续发酵。众多读者的跟帖评论，让我们感受到那22个字背后不一样的温度。

我们找到其中一个房客，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护士任彩霞。听她一边努力回忆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租房的生活细节。突然，她抬起头，不确定地问：“这些对你们有用吗？有没有浪费你们时间？”

那种有点抱歉有点紧张的表情瞬间更加打动了我们。

这个用心生活、友善待人的姑娘，值得被好好对待，也值得我们再写一写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



任彩霞在工作中。